

在额尔齐斯河做一滴水

刘妍

斗转星移四季新，草青青黄又一春。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的气息近了……总算到了能理解一个人守着几根鱼竿，独自享受垂钓乐趣的年纪，总爱独处，也爱想象。幻想自己是额尔齐斯河中的一条大鱼、天上最亮的星星、大草原奔驰的骏马、珠峰上飘过的彩霞……学会与自己和解，或是新的一年新收获。然而，我最爱幻想的是成为额尔齐斯河的一滴水。人们亲切地称母亲河——额尔齐斯为“额河”。情牵额河，缘于一次偶然的采风，恰好夜宿其支流——克兰河边，枕着河水入眠，清晨还没睁眼，耳边仍充盈着潺潺水声。克兰河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是额河右岸支流，延伸265公里，而后在北屯的苛苛苏湖汇入额河。

出生于南方古城的好友大画家林慵曾说，清晨初醒，听见隔壁阿嬷用乡音叫孙子吃早饭，一次又一次，听着听着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老泪纵横？非也。那时的林慵正当打之年，意气风发。而其内心情感之丰富，充盈着对乡情的无限眷恋，浓得化不开的人情的感动。林慵的只言片语，我记在心里二十多年。乡音是最深情的语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克兰河用水流声、用土味情话，诉说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潺潺水声，如一首激昂的交响曲，水滴溅脚、后浪推前浪，生猛而又激情，不停地向前冲。水流汨汨，悦耳悦耳，激励着人们奋发有为。一滴水对生命的阐释如此清晰而有力，生命的旅程或长或短，却始终如夏花之绚烂，向阳而生。如果看透了溪水、河水，不随意地抬头望见，侧上方，两只松鼠旁若无人地在树梢上追逐嬉闹。两只松鼠，一胖一瘦。瘦的灵活敏捷，胖的努力地在后面追赶，却始终赶不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只见尾巴不见脑袋的一胖一瘦，树木的枝丫丫丫，早已成为它们的游乐场。

旁边克兰公园内的植物、动物甚为有趣。一缕缕晨曦，透过间隙，投影到地面，婆娑光影，大小形态，不停歇地变幻，如高超的舞者，炫技般粉墨登场。观者如痴如醉，浮想联翩，一不留神，魂被勾了过去，摇摇头，快快清醒！欢声笑语，少女的奔跑，少年郎的追赶，这醉人的一幕是公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秋意渐浓时分，不经意间，四季如春的额河发生微妙变化，河边的桦林、远处的西伯利亚冷杉，一片又一片落叶飘下，仿佛给土路、草原和草地穿了一层金黄色外衣，满路、满河尽是“黄金甲”，莫名惆怅涌上心头。顺眼望去，笔挺正直的桦树，似是在警醒少年郎——这辈子都要学树的样子，读书做学问、做人干事业，千万不要弯道超车。乌龟最终过了终点，完胜贪睡的狡兔，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想写封书信，捎给远方的他她它，亲情、友情、爱情，父母、同学、家中的宠物，思绪在笔尖滑动，尽情释放表达……

在额河，若能成为一滴水，定能处变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
大才子苏东坡，让今人念叨的，不光是满腹

经纶，还有面对人生起起落落时的豁达与乐观。其骨子里，天生就有笑口常开的基因——被贬，那就“人挪活”，老子知行合一，怕啥！云游四方，行至羊城，四处张望，果然是人杰地灵，千年前的南越王赵佗一代枭雄，有远见有谋略，懂得修城筑寨、休养生息。苏东坡效仿古人，双腿走到白云山麓，再也迈不开了，停一停、静一静、想一想……恰遇广州古城流行疾病，奇缺净水，苏大人灵机一动，好歹也是在西子湖畔历练过的。翻山越岭，用脚步丈量云山的每一寸土地，观察地势，摸清云山的水脉，遂命人从山顶开路，破竹接驳，引水由高处至山脚。水在往低处走时，有了沉淀、有了净化。别出心裁的大人，让人在竹子处，凿个绿豆大小的眼，塞满绿豆，用来净水。遇上水变小了，一查绿豆眼就晓得，哪里不通，现代自来水的雏形莫过如此。聪明的脑袋，胜于苏东坡的，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可他们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苏东坡有颗与众不同的心，一颗至情至性的平常心、心系街坊的爱心善心、“不信命”的好胜心。“见多识广”的额河水，任何一滴水，智商都不在赵化、苏东坡之下。它比一般饮用水要“轻”，这种“轻”的拿捏程度刚刚好。实际上，轻水也叫“低氘水”。

何为低氘水？氘元素的发现还不足百年。上世纪90年代，匈牙利医生、分子生物学家索姆利艾博士研究后发现，低氘水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分裂繁殖。每一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而其中的氢元素，实际上由三种化学性质几乎相同的原子氕、氘、氚组成。氘原子的质量约为氕的两倍，科学家称氘为“重氢”。若氘与氧原子结合，就会形成人们所说的“重水”。在一个水分子团中，普通水分子与重水分子都同时存在。科学证实发现，重水分子含量越少，换言之就是氘原子的含量越低，水的活性越强，越容易进入细胞被生物体吸收利用，这样的水被科学界称为“低氘水”。克兰河中一滴水的氘含量比一般普通城市自来水中的低了将近一半，仅为千分之负的100.6。某西北城市水气的含量为千分之七十，一正一负，额河中一滴水的氘含量与克兰河的不相上下。科研人员对一般自来水和克兰河水、额河水做实验。常见的两组实验是“冷泡茶”“养葱”——同样时间的“冷泡茶”中，低氘水茶汤的浓度明显深于普通水；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低氘水养的葱实验里。

有“生命之水”美誉的额河低氘水，作用不胜枚举。它如智叟，平日里“以不变应万变”。微风过家门，它们开始大摆“龙门阵”，向徒弟徒孙讲故事，唱童谣，遥想当年的亲历见证、回忆当年的威风轶事。人的记忆中有种特殊功能，不断修复，将不好的事情自动删除、将美好的事情自动保留。水也一样，花开花落的时节、云起云涌的更迭，不变的那一抹抹红、一抹抹绿，述说着前世今生，述说着世俗的趣事、述说着你我他和所见所闻……能成为额河的一滴水，是件幸事；能与冰雪融水低氘水共舞，是件乐事。



春燕归来

魏田田

早春，循着和煦的春风，我来到汉江北岸市博物馆雄踞的山坡下，赫然发现，耗时一年的护坡工程已经竣工。这曾经使我忧心忡忡的工程，以其人性化的结果，让我瞬间软化，心里升起无限暖意。护坡工程没有完全用钢筋水泥覆盖，而是做成大大的钢筋水泥方框，既起到了护坡的功效，又小心翼翼地给金丝燕留下了筑巢的地方，可谓用心良苦。这是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的体现。人们在搞建设的同时，已经在自觉维护生态平衡了。我注意到，告示牌上，这项工程的全称就叫做：博物馆护坡生态修复工程。

博物馆下面的山梁原是一段砂石山丘，险峻陡峭、坡壁宽阔，因其面江而向阳，便成了金丝燕的家园——整整一面坡，筑满了金丝燕的巢，密密麻麻，犹如蜂窝。在许多春日的清晨和黄昏，我们站在江边欣赏金丝燕归巢或出巢的场面，犹如观看鸟类的盛典。那场面壮观极了，无数只金丝燕翩跹翻飞，如云似雾，出巢进巢、捉虫衔泥、喂养雏燕，忙碌不停。我们曾感叹：这是一个多大的社区啊，在这么密集的巢穴里，金丝燕们却能准确找到自己的家，动物界的秩序是何等神奇！

燕子是吉祥物。在乡下老家，如果燕子来家里的屋梁上或是门头做窝，家里人都欢喜万分。乡间有个说法，认为只有家庭和睦的人家才会吸引燕子来做窝。燕子去了谁家，就和谁家成了家人。它们叽叽喳喳地欢叫，是辛劳一天的农人茶余饭后最为赏心悦目的情景。燕子自由快乐的飞翔，不仅有风和日丽之感，更有国泰民安的祥和之意，加上它又是蚊子、苍蝇这些害虫的天敌，自然就成了人类最好的

朋友。金丝燕尤其讨人喜欢。它腹部那金灿灿的褐色羽毛、摇来摆去的黑色小脑袋，自带吉祥与贵气，可以说是燕子王国的贵族。我第一次见到金丝燕群，就是在汉江北岸。谁能想到，不久，可爱的金丝燕群竟会失去乐园。

由于金丝燕群栖息的山梁连年滑坡，不仅威胁到行人的安全，也威胁到建筑在高坡上面的市博物馆，政府下定决心治理。于是，挖掘机开来了，工人们进来了。金丝燕的巢窠被顷刻颠覆。神奇的是，南归的金丝燕不知怎样得到了消息，它们在冬冬归来寻巢，惊恐万状地绕坡乱飞，不断地冲向旧巢，在附近江面形成燕云，低垂着，盘旋着，大有碰头叩问之悲壮。

那个冬日的早晨，我带着上幼儿园的女儿在江边锻炼，目睹了这个情景。小女喊道：“爸爸，燕子没有家了，怎么办呀？”“爸爸，燕子找不到爸爸妈妈了，怎么办呀？”小女不顾我的阻拦，钻进铁丝栏杆着的工地，对着在坡面上施工的人大喊：“叔叔停下，燕子要回家了。”

我大大地神伤，不知该怎样回答女儿的问题。我不知道修筑护坡对与不对，我更不知道金丝燕万里迢迢归来，它们的失望与绝望有多么深刻。我只记得，那个冬日的早晨，我一直呆呆地站在江边，看着悲伤绝望的燕群，心里满是无可奈何的忧伤。

我想起在抖音上看到北京雨燕远去非洲过冬的视频。北京雨燕七月底离开北京寻找过冬之地，它们飞过河北，进入内蒙，然后一路向西，穿越新疆，一路飞往中亚地区，南下穿越伊朗，过波斯湾，

穿越沙特阿拉伯，穿越红海，来到非洲，然后沿着非洲大陆，一路南下，到达纳米比亚或南非，穿越了亚洲非洲两大洲，全程25000里。

不知道汉江之畔的金丝燕来自哪里？假如，它们也像北京雨燕那样，是飞越了千山万水，经受了风雨雷电，才来到陕南安康的汉水之滨，那失乐园的悲哀就太过可怕了。

我不愿做这样的假设，我宁愿它们只是飞越了秦岭或什么更近些的地方。这样，失了巢窠，它们还可以再返回去。我不是环境学家，也不是决策者，当然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更多地关注燕群的命运。我只有深深的叹喟。

后来，更多的周末的早晨，我带着女儿去探访燕群。金丝燕是顽强的，于失望于绝望之后，它们并没有离开，它们仍然如云如雾盘旋在家园附近。只是，燕云在稀薄、减少……

再后来，我也麻木了。直到今天，看见护坡竣工，看到那一块块为金丝燕保留的砂石坡面，看见那为美化护坡而栽植的蔷薇花长廊，才又想起它们。我惊讶地发现，一部分燕子已经归来筑巢了。不知道是谁给它们传递了这美好的消息——也许，自然界自有通神的本领，燕子们会通过自然的密码知道这讯息。

春燕归来，这是多么大的喜讯啊。我想对那些燕子大声呼喊：请将这好消息传递给你们的族群吧，让更多的金丝燕归来，在汉江北岸筑新巢、建新家。作为和你们同居汉水之滨的居民，我期待燕群在江面上如云如雾飞翔的那一天，期待看见你们如蜂窝般密集在社区奇观重现。

春风

李小军

一些春风，驱逐寒冷
一些春风，运送温暖

玉兰在，月色下零落
桃花在，阳光下红了胭脂

时光的刀锋，将白昼与黑夜平分
犹如人到中年的我，喜忧参半

春分

春草

仲季此时分，
阳升气爽人，
桃红兴婉丽，
芳草醉佳宾。

春晓即兴

韩西丁

夜短犹能酣梦成，晨光初照已清明。
推窗红云朝霞灿，出户薇茫晓露莹。
柔风拂面浑身爽，春色盈眸春意浓。
婉转鸟鸣道天语，桃红柳绿诗心萌。

春暖柳梢头

朱金华

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以一种温柔细腻的姿态，悄然降临。

这个时节，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子，每一缕轻风，都蕴含着无限生机。树梢，作为大自然中最灵动的笔触，在这个季节里的变化，无疑是最触动人心的乐章。而温度，则是一双精巧的手，轻轻拨动季节琴弦，让冬日严寒消散，迎来春的温暖。

走在林间小径，脚下泥土似乎比冬日里多了几分松软，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新芽交织的清新气息，那是春天独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举目远方，但见树梢朦胧，渐渐泛起绿意，那是一种由淡转浓，由稀疏变繁盛的过程，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在这广阔的画布上缓缓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

阳光透过嫩绿的叶片，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给静谧的林间小道增添几分梦幻般温馨。树梢上的新芽，是新的生命，怯怯的娇嫩，带着对世界的好奇渴望，勇敢地探出头来，迎接第

一缕春风的轻抚和第一缕阳光的照耀。微风过处，柳丝摇曳，仿佛在低语，讲述着冬去春来的故事，那声音轻柔而又充满力量，足以唤醒沉睡的心灵，让心绪随之柔软明媚。

而温度，是这个春天里不可或缺魔法师，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悄悄改变着周围的一切。早晨的露珠不再冰冷刺骨，带着一丝丝凉意中的温润；午后阳光，恰到好处地温暖着每一寸肌肤，让人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舒适惬意。正是这样的温度，让树梢上的生命得以蓬勃生长，也让心情变得明亮，仿佛所有的忧愁与烦恼都被这温暖的春光融化，留下对生活的热爱向往。

春天、树梢、温度，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不仅是自然界的一次轮回，更是心灵深处的一次觉醒。在这个季节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受树梢间律动的生命，去拥抱那恰到好处的温暖，让心灵在这片生机盎然间，得到释放与重生……

街边的玉兰花

周养俊

小区门外的玉兰花忽然开了。像是春天派来的使者，匆匆忙忙，却带着满满的温情，把一冬的沉闷都冲散了。

我住的小区院内空间狭小，住户的车都难以放下，所以我每天都在街边行走，起初并未留意身边的树木花草。直到有一日，风里裹了一丝甜腻的香，勾着我的鼻子，叫人忍不住寻其源头。抬眼望去，街边的玉兰树像是擎了满树的白鸽子，又或是冬日里未化尽的雪团子，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花瓣肥嘟嘟的，白得透亮，底部却又沁着一抹淡淡的紫，恰似美人腮边晕染开的胭脂，娇俏得很。

其实，冬天我就发现玉兰树枝头上有许多花骨朵，毛茸茸、灰灰的，像是毛桃，感觉马上就要开放了。于是，我认真观察了几天，发现并没有开的意思，注意力才转移了。玉兰树真的开了。

晨光熹微里，花瓣上凝着细密的露珠，像是玉兰花刚哭过一场，那泪珠在日光下闪烁，风一吹，簌簌落落，洒湿了树下一小

片土地。这花儿开得肆意，没有半点儿忸怩之态，旁若无人地绽着，把天空都衬得低矮了几分。过往的行人，有匆忙赶路的上班族，被这花香绊住了脚步，微微仰头，脸上的倦容顿时淡了些许，似是得了这花儿馈赠的一股精气神；还有背着书包的孩子，蹦跳着跑到树下，伸手想去触碰那高处的花朵，却又够不着，急得直跺脚，眼里的童真与花儿的烂漫相映成趣。

街边的小店陆续开了门，早点店蒸笼里腾出的热气，氤氲在玉兰树下。老板偶尔抬头，瞅见这花，脸上便绽出和花儿一样的笑，念叨着：“哟，这花又开了，一年一年，真快。”炸油条的老板手中的长筷在油锅里翻搅，身上的围裙油渍麻花，此刻也被这花香沾染，有了别样的韵味。

来看玉兰花最多的是那些摄影爱好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手提长枪短炮，也有拿着手机的年轻人，睁大眼睛寻找不同位置，对着玉兰花拍照，直到满意。到了晌午，太阳烈烈地照着，可玉兰花

的白却丝毫不怯，反倒是愈发耀眼。车水马龙间，它像是一位遗世独立的佳人，守着自己的花期，不为喧嚣所动。花瓣偶尔飘落几片，悠悠荡荡，如同赴一场从容的约会，落于车顶，栖在街角，给这生硬的城市景致添了几分柔软。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玉兰花在灯光下换了副模样，影影绰绰，仿若裹了一层薄纱。有情侣手牵手从树下走过，低语呢喃，这花儿便成了他们爱情的无声见证；还有孤独的夜归人，瞧见这花，心底或许会泛起一丝暖意，知晓在这寂寥夜里，尚有这般美好的事物相伴。

街边的玉兰花在尘土飞扬处，却活出了超凡脱俗的劲儿。它不问这街市的繁杂，不拘于这一方天地的局促，自顾自地芬芳，把春天的消息，轰轰烈烈地传递给每一个路过的灵魂，让人知晓，即便身处市井，亦有繁花可赏，亦能寻得内心的安宁。日子就在这花开花落间，悠悠地过着，而这玉兰花的影，怕是要长久地印在往来人的心上。



风景独好 静好摄影

黄河几字弯

张斌峰

是不是对这块土地，
有着太多的依恋？
是不是要将这荒凉，
变成肥沃的良田？

勇往直前的黄河，
绕了大大的一个弯。
伸开宽阔的臂膀，
把黄土地在怀里揽。

风驰电掣的黄河，
在这里脚步变得平缓。
可是要，可是要，
将这里的风景尽览？

奔腾咆哮的黄河，
高亢的呼号转为恹恹缠绵。
可是要，可是要，
让柔情在这片土地回环？

天下黄河，
九十九道弯。

有个的气势，
能比上几字弯？

天下黄河，
九十九道弯。
绝大多数，
包容在几字弯。

浩浩荡荡，
在起伏的山间。
连绵的沟壑中，
奔跑如一马平川。

弯弯曲曲，
让单调的土地风光无限。
曲曲弯弯，
前行的意志却从不消减。

黄河水，
是黄土地的流转。
黄土地，
是黄河水的沉淀。